

# 《皇帝的新装》与其原型故事之间的渊源探析

余慧琴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皇帝的新装》是安徒生较为特殊的一篇童话,被认为改编自堂胡安·马努埃尔《卢卡诺尔伯爵》里的一位国王与谎称能织出奇妙布匹的骗子们之间发生的故事。而现代学者杨宪益则认为,其出自中国公元6世纪南朝梁释慧皎所撰《高僧传》里的《鸠摩罗什传》中有关于“虚空细缕”的故事。虽然三个故事的寓意在本质上有很大不同,但可以看出《皇帝的新装》不仅受到其原型故事《卢卡诺尔伯爵》的影响,也与《鸠摩罗什传》有着很深的渊源。

**关键词:**皇帝的新装;故事原型;卢卡诺尔伯爵;高僧传;鸠摩罗什传;虚空细缕

**中图分类号:**I10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4)05-0005-03

## On the Origin between *The Emperor's New Clothes* and Its Prototype

YU Hui-qin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Zhejiang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The Emperor's New Clothes* is a comparatively special fairy tale by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which was adapted from the story in which the liars can weave magnificent cloth for the king in *Luca Noel Earl*. However, the modern scholar, Yand Xianyi, argues that *The Emperor's New Clothes* should be drawn from the story, Nonexistent Fine Thread, which can be found in *The Biography of Kumarajiva* from *The Biography of Monks* by Shi huijiao in Nan dynasty of 6th century in China. With the different meanings, *The Emperor's New Clothes* reflects the impact of *Luca Noel Earl* on one hand, and involve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Biography of Kumarajiva* on the other.

**Key words:** *The Emperor's New Clothes*; prototype; *Luca Noel Earl*; *The Biography of Monks*; *The Biography of Kumarajiva*; Non-existent Fine Thread

《皇帝的新装》是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的童话作品。这篇作品入选人教版七年级上册26课,苏教版七年级上册25课,北师大版七年级上册11课,鄂教版五年级上册19课……可以说它已经成为中小学教材中不可或缺的一篇经典童话。童话描写一个愚蠢、爱穿新衣的皇帝被两个骗子欺骗,在游行当日穿上一件看不见的实际上也并不存在的新装,这篇童话揭露了“看得见”并不存在的新装的皇帝及大大小小官吏的人性虚伪、愚蠢的本质。而“皇帝的新装”一词也常用来讽刺人们的虚伪和谎言,大家常会说:揭开你“皇帝的新装”,看你披着“皇帝的新装”还能走多远;以及用在那些穿着“皇帝的新装”的统治者身上。诸如此类,“皇帝的新装”俨然成为虚伪的代名词。

1918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了陈家麟、陈大镫翻译的《国王之新衣》等多篇安徒生童话;1921年周作人翻译的《皇帝之新衣》收入上海群益书社版《域外小说集》;1925年《民众文艺周刊》刊出荆有麟译的《王的新衣》;1930年开明书店出版了赵景深译的《皇帝的新衣》,该书共收录了安徒生的10篇

作品。之后还有很多翻译家翻译了这篇作品。直至1995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连环画单行本《皇帝的新装》使用了叶君健从丹麦文直接翻译成中文的译文,内容更加贴近安徒生的原文。自此,叶君健所翻译的《皇帝的新装》在全国广泛传播,也成为现在最为通行的一篇译文。

安徒生在1837年出版了他的第三本童话集,作品主要有《皇帝的新装》和《海的女儿》,而《皇帝的新装》之所以成为安徒生童话中较为特殊的存在,主要是因为它是为数不多的改编自其他故事的一个童话作品,据推论,《皇帝的新装》是根据西班牙王子堂胡安·马努埃尔的著作《卢卡诺尔伯爵》里的《事例32》(一位皇帝与谎称能织出奇妙布匹的骗子们之间发生的故事)改写而成。但也有学者提出,《皇帝的新装》是根据《鸠摩罗什传》中一段“虚空细缕”的故事改编而成。

### 一、《皇帝的新装》与《卢卡诺尔伯爵》

《卢卡诺尔伯爵》是14世纪西班牙著名散文家

收稿日期:2014-09-24

作者简介:余慧琴(1990—),女,江西景德镇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堂胡安·马努埃尔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它成书于 1335 年,是欧洲最早的短篇小说集,全书由 51 个故事组成,以卢卡诺尔伯爵和他的谋士帕特罗尼奥两个人物为轴线贯穿始终,以他们两人之间的谈话为主要叙事形式。小说以正面说教的方式向读者传授处事之术,其形式是由卢卡诺尔伯爵本人就某件事向谋士请教对策,谋士为了说明问题,针对相关情况讲故事。帕特罗尼奥谋士给卢卡诺尔伯爵所讲的故事,题材丰富,内容繁多,但多以描写人的德行为主,故事所讲述的对象也很多样,有皇帝、商人、农民,还有财主、文人、贫民等。

堂胡安·马努埃尔的《卢卡诺尔伯爵》不仅开创了西班牙小说创作的先河,也是欧洲小说的先声,它比《十日谈》的问世还早 13 年,对西班牙乃至欧洲文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魏建华在论文《〈枕中记〉故事原型》中探究到《卢卡诺尔伯爵》里的故事对莎士比亚名剧《驯悍记》、寓言《乌鸦和狐狸》以及博尔赫斯的《达不到目的的巫师》等创作都有很深的影 响,可见《卢卡诺尔伯爵》一书在欧洲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卢卡诺尔伯爵》中的《事例 32》讲述的是一位皇帝与谎称能织出奇妙布匹的三个骗子之间发生的故事。三个骗子骗皇帝说他们能织出一种只有婚生子才能看得见而非婚生子看不见的布,皇帝相信了骗子的话,最后穿着“新装”游行。这则故事表面上看与安徒生《皇帝的新装》故事内容似乎差不多,但他们却有着许多的不同,尤其是在细节和文章寓意上面都有很大的差别。

在《皇帝的新装》中是两个骗子,并非三个,《事例 32》中的皇帝也并非一个爱穿新装服、热衷于新装服的皇帝;更重要的一个细节是骗子所设的“骗局”也不一样,在《皇帝的新装》中,骗子们谎称能织出一块愚蠢和不称职的人看不到的布,而在《事例 32》中,骗子们谎称的是他们织出来的布只有婚生子能看见,非婚生子就看不见。《事例 32》中的这样一个骗局当然与当时西班牙的时代环境有关,在当时,只有婚生子才能继承财产,非婚生子是不可能的。

与《皇帝的新装》中孩子最后出现不同,在《事例 32》的最后,是一个马弁说出真相,这个马弁是个黑人,他一无所有,没有任何顾虑,也不怕失去什么,他说:“主子,不管说奴才是谁生的儿子,奴才都无所谓,所以奴才才要禀告陛下,陛下您是光着身子的呀,否则算奴才眼瞎。”<sup>[1]</sup>一个黑人马弁的出现当然是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的,体现了社会阶层的反差。而故事中的皇帝并不领情,将这个黑人马弁打了一顿,并嘲讽他是一个非婚生子。故事的最后,“黑人说出的话后,一个听到他说那话的人也说出了那样的话,这句真话如此以传十,十传百,终于大家都不怕说真话了,连那皇帝也是如此”<sup>[1]</sup>。

《卢卡诺尔伯爵》的《事例 32》对于骗子与皇帝之间的故事,关乎到人的声誉问题,而卢卡诺尔伯爵的谋士帕特罗尼奥对他讲这个故事,并不旨在讲人的虚伪。在谋士帕特罗尼奥对卢卡诺尔伯爵讲这个故事之前,伯爵告诉谋士:“有个人到我家里来,告诉我一件重要的事,并示意此事对我有利,但是警告我不可以告诉他人,即使对我最信任的人也不可以讲。”然后谋士对卢卡诺尔伯爵讲了这个故事,故事讲完后说:“爵爷,那个人说不可把他对您所说的话告诉他人,可以肯定他是想欺骗您。”在故事的末尾谋士帕特罗尼奥说得很清楚,不要輕易地相信他人,他人可能在欺骗你。其主旨并不在于揭露皇帝等人的虚伪,而在于告诉伯爵,皇帝之所以会穿上不存在的衣服,在全民百姓面前丢脸是因为輕易地相信了那些所谓的“亲信”。而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则选择了一个充满哲思意味的骗局:能否看见布匹决定你“愚蠢与否”“称职与否”。这样的写作构思使得这篇童话充满了乐趣,骗局揭露了皇帝、官员、百姓等人的“虚伪”的同时,也挑战了读者的内心,引发读者思考和反思。

纵使《事例 32》与《皇帝的新装》有千差万别,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骗子的骗局轻易地欺骗了大臣、官员、老部长、侍从、百姓……还有皇帝。我们可以看到安徒生的这则童话故事来源于《卢卡诺尔伯爵》这一故事原型,但又从本质上脱离了《卢卡诺尔伯爵》,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叙述,人性的“伪”被彰显无遗。

## 二、《皇帝的新装》与《鸠摩罗什传》

现在,大家普遍认为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改编自《卢卡诺尔伯爵》里的《事例 32》。但对于《皇帝的新装》的原型,我国现代学者杨宪益则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皇帝的新装》改编自梁《高僧传》中《鸠摩罗什传》<sup>[2]</sup>。

公元 6 世纪南朝梁释慧皎所撰写的《高僧传》中《鸠摩罗什传》里有一段“虚空细缕”的寓言故事:

昔狂人,令绩师绩锦,极令细好。绩师如意,细若微尘,狂人犹恨其粗,绩师大怒,乃指空示曰:“此是细缕。”狂人曰:“何以不见?”师曰:“此缕极细,我工之良匠犹不见,况他人耶?”狂人大喜,以付织师。<sup>[3]</sup>

这段话讲的是从前有个很狂妄的人,让纺织师纺织丝绸,说纺织得越细越好,纺织师傅特别用心地去纺织,但这个人还是不满意,觉得纺织的丝绸太粗。这个纺织师一怒之下,指着空中让那个狂人看,说:“细丝在这里。”那狂妄的人就说:“为什么我看不见?”纺织师说:“这种细丝非常的细,我们纺织工的第一流的纺织师都看不见,更何况别人呢?”狂人很高兴,付了工钱给纺织师。

在这则寓言中我们看到了《皇帝的新装》和《事

例32》所讲述故事的影子,三则故事的共同之处在于说谎者都谎称能看见并不存在的织物,但《鸠摩罗什传》的“虚空细缕”与《事例32》和《皇帝的新装》所要表达的寓意则相差甚远,它虽也写到人的虚伪和欺骗,却并不旨在讽刺虚伪和欺骗,它讲的是关于佛法中的“空”与“度”这一“真理”。这篇小故事之所以会收录在《高僧传》中也正是因为它关乎到佛法中“空”这一永恒主题,以及人们对真理的“狂妄态度”——“狂人”所要求得到的东西(细缕)超出了(细缕)事物原本的限度。

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与《鸠摩罗什传》一点关联都没有?不尽然,杨宪益先生在《〈高僧传〉里的国王新衣故事》中谈到《鸠摩罗什传》中的故事来源于印度,另也有学者说:“这一故事原出自印度,向东经西域传入我国,被南朝梁释慧皎录入《高僧传》(亦收入《太平广记》卷八九);向西经阿拉伯人的传播流入西班牙,堂胡安·马努埃尔改写后把它录入《卢卡诺尔伯爵》。”<sup>[4]</sup>可见这三个故事之间确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三、《皇帝的新装》中的“骗中骗”

从《卢卡诺尔伯爵》和《鸠摩罗什传》的故事内容来看,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虽有前面二者故事的影子,但其“骗中骗”的巧妙构思不仅揭露了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们贪慕虚荣、铺张浪费以及愚蠢,同时也批判了人性的虚伪,使童话脱离了最初的故事原型,成为一个意味深长、笑中带泪的完美童话。

《皇帝的新装》中骗子说:“凡是不称职的人或愚蠢的人,都看不见这衣裳。”这本是一个骗局,相信世界上存在这种布的人都会进入到这个骗局之中。结果呢,谁都害怕被人说自己是愚蠢的、不称职的,便都说自己看见了这布,甚至还对这个布尽情地夸奖一番,那些要拖着后裾的内臣们“都把手在地上东摸西摸,好像他们真的在拾起后裾似的,他们开步走,手中托着空气——他们不敢让人瞧出他们实在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不管是“诚实的老部长/大臣”“诚实的官员”“全体随员”“所有的骑士”,还是这些拖着后裾的“内臣们”“城里百姓”以及皇帝,他们都不愿意让人知道他们看不见这块布,这一切只为了证明他们不是愚蠢的人,但结果呢?

骗子的骗局:“看不见”→愚蠢、不称职

“看见”→聪明、称职

骗局实际结果:“看见”→愚蠢、不称职

皇帝、大臣等人“看见”这块布反而证明他们是愚蠢的人。

谁是骗子?骗子还是骗子。但“诚实的老部长/大臣”是骗子,“诚实的官员”是骗子,“皇帝”是骗子,“全体随员”是骗子,“所有的骑士”是骗子,托着后裾的“内臣们”是骗子,“城里百姓”是骗子。

其实,骗子们并没有骗人,他们确实造出了一块可以检验哪些是愚蠢的人的布。

### 四、结 语

《鸠摩罗什传》中“虚空细缕”这则小故事从印度传入我国,再由东向西传入西班牙,堂胡安·马努埃尔将其主旨从佛法的“空”与“度”改编为“不要轻易相信别人”的《事例32》,写进自己的处事之书《卢卡诺尔伯爵》中。而《卢卡诺尔伯爵》又被安徒生重新改编创作写成《皇帝的新装》。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对故事原型的细节、骗局、说真话的人等多处进行改写,使得故事已远远超越原本故事的意蕴,成为一个崭新的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装》从“骗”字起笔,到“真”字落笔,让人捧腹大笑之后又沉默不语。虽是一则童话,却不仅仅是写给孩子的,更是写给大人的寓言故事,深入人心,影响深远。

由此可见,《鸠摩罗什传》中的“虚空细缕”是《卢卡诺尔伯爵》的故事原型,可以说也是《皇帝的新装》的故事原型,三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正是《皇帝的新装》的广泛流传,才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卢卡诺尔伯爵》和《鸠摩罗什传》。

### 【参考文献】

- [1]马努埃尔.卢卡诺尔伯爵[M].刘玉树,译.北京:昆仑出版社,2000:104.
- [2]杨宪益.译余偶拾[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82.
- [3]龚斌.鸠摩罗什传[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273.
- [4]魏建华.《枕中记》故事原型[J].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30(1):20-22.

